

# 士博堂術



上海图书馆藏书



A541 212 0024 3609B

## 爲什麼要編輯紅皮小叢書

作了一天的牛馬的勞工，忽然閒空下來；常常想找本書來瞧瞧。——時候應該瞧的，是諧話一類的書；以詼諧之情調，蘇疲困之腦筋！

在赴情人的約會以前，左等鐘點尙未到，右等鐘點尙未到，未免有些心焦；常常想找本書來瞧瞧。——這時候應該瞧的，是情史一類的書；借他人之故事，資個我之觀摩！

在風清月白之夜，不忍就到異甜鄉中去；常常想找本書來瞧瞧。——這時候應該瞧的，是那些中篇小說和饒有趣味的短篇小說；藉繽紛之事實，驅將至之睡魔！

在山水清佳之境，偶然歇足下來；或是在舟車之中；常常想找本書來瞧瞧。——這時候應該瞧的，是隨筆一類的書；讀清麗之文章，增身心之快感！

在受了大刺激之後，心中鬱悶之至；常常想找本書來瞧瞧。——這時候應該瞧的

，是感想錄及論文等類的書，儂他人之酒杯，澆自己之壘塊！

朋友們！現在你們究處於何等的境地中？想讀那一類的書？我們所輯的這種紅皮小叢書，就鑒於這種種情形之下，專爲你們而設的；聽憑你們選取就是了！

而且，今書中不論那一種，都注重在「幽默」二字，決不教人感到一點沉悶！版本又小巧又玲瓏，攜取很是輕便，什麼時候都可帶在手邊而不覺得累贅的！

現在，我且把全書篇名和著作者的姓名開列在下面：

- |       |    |      |         |    |      |
|-------|----|------|---------|----|------|
| 上海的研究 | 一冊 | 徐國楨著 | 關於女人及其他 | 一冊 | 徐國楨著 |
| 湖山味   | 一冊 | 張慧劍著 | 丈母娘借傘   | 一冊 | 徐卓呆著 |
| 醉後嗅蘋果 | 一冊 | 徐卓呆著 | 人       | 一冊 | 陳靄麓著 |
| 湖上    | 一冊 | 陳靄麓著 | 幻跡      | 一冊 | 王天恨著 |
| 衡堂博士  | 一冊 | 趙蒼狂著 | 四角戀愛    | 一冊 | 趙蒼狂著 |

一八，六，一。蒼狂於上海

# 目次

第一章	皮匠攤旁開常會	一一一六
第二章	博士主席的房客聯合會	一七一三二
第三章	可憐的工具們	三三一四八
第四章	打醮與坍台	四九一六四
第五章	三角戀愛	六五—八二
第六章	最後一幕	八三—九五

第一章 皮匠攤旁開常會

由一個人的服裝上，可以瞧出他的品性和意趣；自從我第一次瞧見了木書中這位主人公以後，這兩句併非名人所說，祇是出是杜撰的話，幾乎要成爲一種不可變易的格言了！

一頂綴著珊瑚小結子的瓜皮小帽子，半歪半斜地覆在腦門上；身上穿著一件愛國布夾袍子——不知是成衣匠爲他省料，還是他自己特出心裁，這

袍子竟做得非常之短，飄飄然掛在腿彎邊；因這一來，却把他裏邊穿的一條外國褲子，十分賣弄地顯露出來；而下邊更屬非常觸目而出人意外的，乃是一雙雙梁頭上面挖著雲頭的鞋子！——哈！中西合璧，新舊兼收，的確是這一個時代中一種特有的精神；而我們這位主人公尤能做得這一個時代中的代表者！然則他是怎樣的一尊人物，也就可冥想而得了！

在無論那一條弄堂中，總有一個神聖不可侵犯的皮匠攤。而大一些的弄堂，有時還有上一個水果攤。這是凡在S地居住過的人總該知道的！而他——本書的主人公這時就站在FN里弄門口，一個皮匠攤的旁邊，水果攤的對面，和幾個臭皮匠及水果攤老闆閒談著；——不，不是閒談，我後來方知道確是在開著每日一開的弄堂常會，報告弄堂事件以外，還討論著以

後種種應興應革的事宜！

反正，我的行李還沒有車得來，聽聽他們的談話，也是免去焦盼的唯一好方法！而且，我既遷到這FN里中來，從今天起，也就是這里中居民的一員。對於本里中的事件，併有無特殊的情形，都應該知道一點的。何況，現當著什麼的潮流？處著什麼的時代？一國的人民對於一國的事，都應該負著相當的責任！一里的居民對於一里的事，難道倒能漠不相關不成？

我們的主人公首先發言了。他說：

「阿三！今天早上本弄堂中又出了一件事！你也知道麼？」

皮匠攤上居中坐著的，好像是老闆的一個三十多歲的漢子，忙把手中的工作停了一停，舉起把大紅鑲著眼眶邊的一隻眼睛，向他瞟了一眼，然後

回答道：

「陶先生！不知道！莫非又有什麼人家被強盜搶了麼？近來一起起的搶案，實在出得不少呢！」

「不是的！如果是搶案，那倒成了公開的事件，沒有談論的必要了！而且，獸子，如果本弄內今天真的出了搶案，你這個攤前豈不要平空地多上一大堆人，沸沸揚揚地談論著這件事？還要我來報告你則甚！」

「那麼，是什麼事？莫不是夫妻反目麼？還是姘頭吃醋？」水果老闆忍不住，也攙問一句了。

「統不是！讓我來告訴你們：是第二弄第三家章阿明的嫂嫂，新從小菜場買來的一條大黃魚，放在自來水龍頭旁邊，忽然不見了！」



「哦！竟是這們一回事！那可用得著你陶先生出馬了！記得從前張家走失了一隻雞，害得左鄰右舍，大家賭神罰咒。不是後來也由你查明了的麼？」皮匠阿三說。

「阿三，你的記性真好！從前果然有這們一回事！……當然，如今這件事也少不了要我出場！何況，章家嫂嫂又是很熟的人，常和我在一個桌子上碰和的！」陶先生露著很得意的神氣。

「那麼，這件案子破了沒有？連大黃魚都要偷偷，這倒是一樁新鮮話把戲呢！」水果老闆問。

「不破案，也不成爲陶先生！不破案，也不向你們來誇口了！……哈！

你道是誰幹的這樁事？……哈！真有趣！原來是住在章家對門的那個劉老

「老偷去的！」

「哦！劉老老！他爲什麼要偷章家的大黃魚？未免太眼淺了！」皮匠阿三與水果老闆齊說。

「誰說他眼淺？誰說他是偷？咳！他真不希罕這條大黃魚！他家是天天吃鷄吃鴨的！他的所以做這樁事，實因前天和章家嫂嫂在一起又著麻雀——我也是四個搭子中的一個，劉老老手中已有了一副清案子，單聽著邊七索，却被章家嫂嫂把一張七索硬扣住了。這還不算，等到別人家和了牌，她又把牌攤翻在桌上，很得意地說道：『我知道老甲魚聽的張，便是這隻小甲魚；所以硬扣住這隻小甲魚在手中，老甲魚就不成功了。』他被她老甲魚、小甲魚這一陣地鬧，一時很上了氣；所以要向她報復一下了。」

「但是，陶先生，你又不是他肚裏的蛔蟲，怎麼會猜得他的心事？」皮匠阿三自以為這句話問得很有力量。

「我雖不能完全知道他的心事，但是，那一天也在一起，影子總有一點。因此，便走到劉老老那邊去探探，不料就被我在廚房中發見了一條大黃魚！我也不管三七二十一，指著那條魚，連連笑著說：『賊賊！賊賊！』劉老老也情不自禁地笑了起來。這件案子就此很容易地破了！」陶先生說到這裏，又很得意地笑了兩笑。

於是，皮匠阿三和水果老闆也一齊笑了起來，似乎把這一笑，表示出他們對於陶先生的這番功績很是心折的。

我却覺得這一件事太平淡一點了，似乎無談論之必要。每天一條里中，

像這樣的小事，不知要發生多少樁？如果一樁樁地談論起來，恐怕談至一世也談不了！在這行李還沒有車來的時候，我很希望再聽到幾樁重要一些的新聞。

正在這時，一個穿著玄色華絲葛短衫褲，頭上戴著一頂打鳥帽，年紀約在二十五六，滿帶流氣的光棍，口內哼著，「我本是，一窮儒，……」不三不四的京調，從里內走了出來。

「阿森！今天『血』旺不旺？（即有錢無錢之意）怎麼這般寫意，哼起京調來了？」皮匠阿三喚住他。

「真是我的阿三哥！有什麼寫意得出……唉！今天真是『蟲山頭』，（即晦氣之意）不是這位陶先生勸住我，我真要和那個起碼人拚個你死我

活呢？」

「阿森，不是我說你，你的眼睛也太欠亮了！怎麼也不拔拔對方的苗頭，就一味地和人家拚起來？今天如果不是我在場，你恐怕要吃一個眼前虧呢！而且這件事平心論起來，究竟你也有不是的地方，禍總是由你先鬧起的！」陶先生接口說。

「怎麼我也有不是的地方！我祇是一個不留神，把幾點開水澆潑在他的腳上。這是一根汗毛也不致於燙傷的，算得什麼大不得了的事！」

「話不是這般說，如果你這幾點開水，澆潑在旁的不緊要的人腳上；但一點事情沒有，或者反有生意經出來了！像你上個月踏了那個『屈死』一脚，不是反過來還把他咬上一口，請他吃上一頓生活之外，還教他拉上

十張檯子麼？可是，現在和你『吃鬥』的這個人，却不是這般容易地打發！你先要知道，他的老頭子是誰？」

「老頭子是誰？老頭子是誰？」皮匠阿三，同著水果老闆都帶著很有興趣的樣子，不約而同地問起來了。

陶祇把手向里外一指，帶笑輕輕地說，「除了住在對面的那一位，還有誰能使我看得這般鄭重其事！」於是，阿森也一聲不響了。皮匠阿三水果老闆齊把舌頭吐一吐，說道：

「原來是他！這的確不是當要的！現在又有誰能比他勢力大呢？」

我在旁聽了這番話，倒又覺得有些慨然了：「在這S埠，真有許多使人嘔氣的地方，動不動就有什麼老頭子出來講話！公理是有時候不大講的！

突然地，有個十八九歲，打扮得很妖嬈的姑娘，匆匆地向里口走來，一見有許多人在談話，却又匆匆地掉轉身軀走了。

陶先生一見了她，即向地上吐了幾口唾沫，隨又哈哈大笑起來。

「陶先生！你瘋魔了麼？爲何這般模樣？」皮匠阿三問。

「陶先生見了這個白牡丹，當然要發起瘋來了！而且，講句公道的話：也祇有陶先生這般的品貌，方能吃得著這塊天鵝肉！我們是不配的！」水果老闆接口說。

於是，我倒又要把陶先生這副品貌，細細賞鑑一下了：一張尖而且長的瘦臉，中間聳出了一個鷹爪鼻子，好似長堤之上，矗露著一個寶塔尖！兩

個胡椒也似的眼睛，綴上兩道毛刷似的眉毛，小的愈見其小，濃的愈見其濃了！一張血盆大嘴，却有幾個燦爛的金牙齒在說話的時候露出來。講到品貌，的確是佳品貌！祇可惜這個白牡丹，驚鴻一瞥地走了去，沒有經我細細地瞻仰得，不知能不能配得住這位陶先生！

這時陶先生向二人怒目瞧了一眼，氣憤憤地說道：

「你們不要瞎嚼蛆了！想起我昨晚撞見的那樁事，兀自令人可笑可氣又可惱！……昨晚十句多鐘的時候，我開出後門去小便，忽見有黑越越的一堆東西在牆邊，還以為是兩條狗站在那裏。正想叱時，這一堆東西忽然升直起來，竟變了一男一女的兩個人；立刻大家拉了褲子，掉轉身飛逃而去。這男的逃得太快，可惜我瞧不清楚他是誰？這女的却一點沒有瞧錯，明



明就是這白牡丹，無怪她剛纔見了我在這裏，不敢走到里口來了！」

「陶先生！你的眼福真好，竟會瞧見這們一局戲！不過換了是我，定要追上去拉住了這白牡丹，要求抽上一個頭兒呢！」皮匠阿三笑著說。

「咳！抽個頭兒！……你也不瞧瞧現在是什麼天氣？不要頭兒沒有抽得成，夾陰傷寒倒上了身了！你真和那個『阿木靈』的男的一般地是『極生』！」這是水果老闆的話。

「這話倒是不錯！……哈！我真不懂！S地多的是旅館，真是再便當，再寫意也沒有！他們為什麼不到那邊去，偏要冒著險這們地幹！」陶先生接著說。

「沒有這班『極生』，怎麼有『露天牌九』這句話？你們真是不開眼，

如果高興到弄頭弄尾去瞧瞧，這種『露天牌九』每晚一定可以瞧得到幾場的！……不是我阿森說句話：這個里內的一班大姐姐，個個都是『濫污貨』，祇要你高興和她去推『露天牌九』，她萬萬不會『打你匯票』的！」阿森也發起議論來了。

可是，他的話剛說完，肩上早已着了很重的一掌，併有破竹似的一個喉嚨在說道：

「賊阿森！你少說幾句罷！你說這一條里內的大姐姐都是『濫污貨』，難道我們的阿招也是『濫污貨』麼？她曾經和什麼人推過『露天牌九』？倒要你給我一句話！」

阿森忙回身一瞧時，早見一個打扮得妖妖嬈嬈，顴骨突得很出，畫著兩

道濃黑的眉毛的半老婦人，立在他的面前。

「沈師母！你們的阿招年紀還小，算不得是大姐姐呢！」阿森不得不支吾了。

這半老婦人重重地啐了一口，又向陶先生說道：

「搭子已是湊齊，你快些去上場罷，免得把這禮拜日白白地過去！」

在陶先生點頭答允的時候，我的行李恰恰車到里口。陶先生又看了一眼，緊接著說道：

「那裏又搬來了一家人家？莫非是搬入第三弄第四家的？那邊的屋子上前天空了出來了。」說完這話，即同了那半老婦人走了。

我押著行李車走進里來，又聽得那皮匠阿三說：

「真也是前世的事！陶先生見了這沈寡婦，竟會是這們地服服貼貼的！

「陶先生大概是喜歡吃老蟹的；所以，被這老蟹箝住了，放都放不掉呢！」水果老闆也緊接著說起笑話來了。

在我遷移到新屋後的第三天，忽接到從前也住在這條FN里中的一個朋友的一封信。信內除了普通的寒暄以外，還在收煞的地方帶上一句話道：

「這條里中，有個遐邇聞名的弄堂博士，你也瞻仰過他的丰采沒有？」於是，這位鷹爪鼻子，中西合璧的陶先生，又在我的腦膜上浮現了一下



## 第二章 博士主席的房客聯合會

叩門聲重重地響了兩下，又接著在喊，「開門，開門！」

我便走去把大門開了。却見有三五個人立在門外，內中有一個，我一眼就認識出他是弄堂博士陶先生。

篷門華戶，竟勞博士光臨！這真是三生有幸了！我不禁這們地想著。

博士見我露著驚疑的神氣，忙說道：

「今天晚上七句鐘，在我們那邊——一百十九號內開會。務必請你先生准時到會。」

「開會？是什麼會？」我的確有些摸不著頭腦，便這麼地問起來。

「是開房客聯合會。這是於大家有利益的。務請你先生不要放棄責任！」博士笑著說。

我把頭點點，露出一種必去的表示。他們便又別了我，蓬蓬地去叩我鄰家的大門了。

這時，正當國民革命軍的勢力初次伸展到S地的時候。階級鬥爭的熱潮，洶湧於人人的心胸中；無產階級的房客，便自然而然地找著了有產階級的房東，要求減租、改善里內的設備，作一種對抗之形勢；而房客聯合會

也便應運而生！這弄堂博士真不愧是識時務的俊傑，居然也在這條里中發起，要有上這一個組織了！

到了晚上七點鐘剛敲過，我便走到一百十九號的會所中去，却是一所小學校。

向人一打聽，方知這所小學校就是博士開辦的；校長而兼任級任、助教，真是能者多勞了！

這個會，不比得別的會，聽說是到了會，就可享到減租的利益的。更有一般愚夫愚婦，過於迷信，或者是誤解，博士去到各家所宣傳的那番話，以為：祇要一到會，就有白房子可住了！所以，開會這件事，在我們貴國的一般同胞，縱然對之觀念很為淡薄；此次却收了盛大的效果，到會的非

常踴躍，家中沒有男子的，即由婦女小孩代表著到會，沒有一家肯甘心把這權利放棄的！

皮匠阿三，到底是博士的一個忠實信徒，博士所發起的事，他總得居在贊助人之列，從旁助上一臂之力的。這時也換上了一套玄色華絲葛的夾襖、褲，站在放著一本簽名簿的一張桌子的面前，充著招待之職，高喚著，「簽名，簽名！」

一個兩隻大奶奶，在緊窄的衣衫裏欲脫穎而出的肥胖婦人，這時攞著一個肥大的屁股，剛從門外走了進來。阿三一見，忙又高聲喊道：

「大阿福嫂嫂！難得你也來了！快來簽名！」

「死人！什麼大阿福、小阿福的喊不清楚！」肥胖婦人瞪了阿三一一眼，又



繼續地說，「我是不會寫字的；簽什麼名？免簽了罷！」

「你既不簽名，還不如回家去！因為，這本簿子上既然沒有你的名字，就是房東答允把房租減去，也是沒有你的份的！」阿三又賊忒嬉嬉地說。

胖婦人這可有些着急起來了，忙說，「阿三哥！那麼請你代我簽上一個罷！」

阿三問清楚了她那邊的門牌號數，便歪歪斜斜地代她在簿子上簽上了一個名。忽又把手一指，笑著說，「大阿福嫂！你上了我的當了！如今你的名字已簽在這本簿子上，倘然出了事情，巡捕房要捉起人來，少不得你也要一起去，可不關我阿三什麼事情的！」

於是，胖婦人又二次着急起來，用著重濁的聲音罵上一聲「死人」後，

忙又說，「那麼快把簿子上的名字替我塗了去罷！真是觸霉頭！吃著飯沒有事情做，倒空頭空腦地要去吃什麼巡捕官司！」她說完這話，見阿三還不替她把名字塗去，急得要親自走去動手了。

「王家嫂嫂！阿三的說話，完全是和你鬧得玩的；你別去相信他！真有什麼巡捕官司，我們大家一起去就是了！」這是半老徐娘的沈寡婦，總算替她解了一個圍，把這件事告了一個段落。

我再向前望去，則見這個會場——也就是這小學校的課堂，黑板上滿揭著開會秩序單，四壁上滿貼著「不減租不付租」、「打倒爲富不仁的房東」……等等的標語；在發起人倒也煞費一番苦心，這或者就是博士的大手筆

罷！

在室中一個角子裏，又聚集了一小簇人，你一言，我一語地正在紛紛議論：

「這班房東實在太可惡了；今年也來加房錢，明年也來加房錢；你瞧，像這鴿子籠似一間間的屋子，每間竟要收二十八元一月。這不是太狠心一點麼？……如今正是很好的一個報復的機會，非要求他們把全數租金減去不可！」激烈的甲。

「減去全數租金，我看是萬萬辦不到的！如果真是這們辦；試問做房東的還有什麼好處？不是完全喝西北風麼？所以依我的意見：能夠減去半數，也就很好了！」柔和的乙。

「不，在這個潮流中，正是我們做房客的大出風頭之時，也就是他們做

房東的活該倒霉之時！減去全數房金，是我們所當一致主張而所當一致堅持的！……哈哈，老兄，你不知道，這正因是在我們中國，若在共產制度下的俄國，一般房東不但須將房屋給房客們自住，還要受上一種應得的罪名呢！」帶有過激色彩的丙。

「不管中國或俄國，共產不共產，向房東要求減租，總是十分正當的；我們總得一致主張——一致主張減去全數租金！」祇知以減租為目標的丁。

「而且，『取法乎上，僅得乎中！』我們不管房東能夠答允不答允，第一步總應該這們地向他要求啊！」這個戊却有些迂霧騰騰了。

「……………」已。

「……………」庚。

我聽到了『人心不同如其面』的這們紛歧的議論，也不敢下一個斷語；究竟誰對誰不對？不過，人心的激昂，及對於要求減租有上一致地傾向，却可於這些言論中窺見到一斑了。

「琳！」「琳！」的幾聲鈴響，使到會的人們立時打斷了談鋒，知道已到了開會的時候了。各就座位中坐下。

照理，主席是要公推的；但是，博士大概爲了熱心太過的緣故，竟忘了這點小過節，不待大衆的推舉，欣然而就主席之席了。這在到會的人們倒也很能原諒他的。

他在一鞠躬後，便張開了喉嚨，對著大衆說道：

上海市人民圖書館藏書

「房東最是殘暴的；……呢，呢，呢，呢！最是……爲富不仁的；……呢，呢，呢！」

「主席！且慢演說！你把一件最要緊的事情忘記做了！這是萬萬不可以的！」一個青年的房客，忽打斷了他的詞鋒，這們地喊起來。

「我把什麼事情忘記做了？」主席的博士有些駭然了。

「你難道還沒有想起？爲什麼不讀遺囑。」青年房客又厲聲地喊。

這一來，博士可真有些侷促不安了：這是什麼事，而可以把來忘記的？！忙一面向大衆道著歉意，一面拭著額汗，一面又手忙腳亂的去找遺囑的底本。好容易，總算在日報中找得了一張，即拿在手中，琅琅地讀起來。可是，不知是爲了心慌的緣故？還是沒有充分地預備？在這張遺囑中，竟讀

了四個破句，唸了八個別字！

博士讀完了遺囑後，又靜靜地待上一會子，見並沒有別人再出來說話，知道沒有什麼事情忘記做了。便又張開了喉嚨，二次演說道：

「房東最是殘暴的；……呢，呢，呢，呢！……最是……爲富不仁的；……呢，呢，呢！」說了這兩句以後，似乎有什麼東西梗塞在他的喉嚨裏，再也說不下去；祇好白瞪著兩個眼睛望著演台下。

我見了這種情狀，倒有些可憐他起來：人們總沒有全才的，長於此者必定絀於彼。像這博士，大概也是長於辦事，而絀於演說罷！當下，忙立了起來，替他解圍道：

「主席！凡是房東地爲富不仁，漠視房客地種種利益，以及我們做房客

的，應當乘此時機，向他們要求減租，要求改善里中種種的設備，關於這幾層意思，大概凡是今晚到會的人，都已十分明瞭；也不必主席再演說的了！如今，爲節省時間起見，請求主席把會章，及向房東提出要求時種種進行的手續，先行討論一下罷！」

「好！這話說得不錯！我們就是如此辦！」博士一高興，說話倒又流利起來；同時，又把眼光向我注視了一下，意思是對於我的替他解圍表示感謝。

在這討論各項事件之中，進行得很是順利；起立發言的，總不過這麼幾個人；餘人祇一例地舉手贊成便了！所以，每有一個議案提出，沒有不立刻成立的；在一小時之內，竟把各項應議的事件完全議妥；祇有選舉負責



的人員一事，因為手續太繁複，尚沒有舉辦得。

我見了，倒嘆為這是一種很好的現象！倘然無論那種會議，都能進行得如此順利；不是再也沒有什麼分派別，鬧意見的事情發生麼？

這時，又聽主席在宣布：明日當把會員姓名錄及選舉票油印好，分送各家；請各家即日填好，送到會中，以便擇日開選。接著，又說道：

「還有一件要緊的事情，要請諸位注意：便是這月捐二角，我們會中二三日內就要派人來收了；務請諸位要付與他的！因為沒有經費，一件事都不能舉辦啊！」

「怎麼，會中還要收月捐？」大奶奶的大阿福嫂覺得有些驚異，就首先表示反對。

「房租還沒有真地減得去，倒要先收起月捐來，這個太弗是生意經了！」  
「一般表同情於大阿福嫂嫂的，立刻就譁叫起來。

「但是，這月捐一項，剛纔在討論會章的時候，曾經付過表決：大多數一致贊成，併沒有一人表示反對，早已作爲通過了！現在，爲什麼又紛紛地反對起來呢！」博士發急地說，額汗也淋了下來。

「我沒有贊成過！我沒有贊成過！」一部份反對黨又譁叫著，就中尤其大阿福嫂嫂的聲音最爲尖銳，更足引起人們地注意。

「大阿福嫂嫂！你不用賴！當時我瞧得清清楚楚：你把一隻手舉著，比在你快活的時候，舉起兩隻腳還要來得高呢！」博士的忠實信徒皮匠阿三，用著輕薄的口吻，笑嘻嘻地說。

「賊阿三！你休得瞎嚼蛆！當心挨老娘的耳光！」大阿福嫂嫂怒目瞪了阿三一眼，又接著說，「老娘也是老白相了！說不付，就不付，用不著多說的！」

博士當時也沒法可想，祇連連把頭搖著道：

「不錯！這是用不著多說的！既然已經大多數人地通過，當然成爲定章，我們會祇要派人前去收取便了！……祇是諸君別要就走，還有一樁事情，也須討論一下才是！」

「還有什麼事情？難道二角錢尙不夠，再要收什麼特別捐麼？如此，你倒可以靠著這個房客聯合會發財了！」大阿福嫂嫂一壁冷笑著說，一壁卽立起身來，擩著她那個肥大的屁股，向著外面就走。

「你們不要同她一般見識！……我確有件要緊事情，要和諸位討論一下：便是這會所的問題……」博士又忙着說。

有幾位自命爲乖覺的，爲了這兩角錢的月捐，早已受了一個絕大的教訓，心中萬分地難過！如今又聽他說到會所的問題，知道其下或者又要牽涉到關於經濟的問題，那是再也不肯上當了！當下，即惟大阿福嫂嫂的肥大的屁股是瞻，不管三七二十一，大家一哄而散。

這一來，害得博士氣青了一張臉，祇好瞪著一雙眼睛，向那少數的幾個還沒有散走的同志呆望著；終究沒有把這個問題再行討論下去。

### 第三章 可憐的工具們

在選出執行委員和監察委員以後，這個房客聯合會總算正式成立了。而博士當然是衆望所歸，既被選爲常務執行委員，又被推爲主席。

此後，每週一開的執行委員常會，聽說是照著會章繼續在舉行，倒沒有一次間斷過。對於房東的要求條件，也聽說是已經正式提出。然而要得到房東滿意的答覆，却比登天還要難；老是沒有好消息宣布出來，一般會員

不免都有些灰心起來了。

在有一天的午後，在這里中的各個住戶

也就是這FN里房客聯合會

的各個會員，都接到執行委員會所發的一紙通告，說：由執行委員全體會議決，定於本晚七時，召集全體會員臨時緊急大會。務請執事准時到會。

我在晚間，本來是沒有什麼事情的；加之很要知道，今晚爲什麼要召集全體會員，開這臨時緊急大會？而這向房東所提出的要求條件，究竟已得到滿意的答覆沒有？已進行到若何地步了？所以，匆匆吃完晚飯，就准時前去赴會。

等我一到那邊，就不勝今昔之感！當前兒第一次開大會的時候，沒有到得門邊，已聞人聲喧闐，越門而出；比至門內，更見萬頭攢動，幾乎把這

會所擠了一個滿；真是空前未有的盛況！現在却是靜悄悄地，可當得「門可羅雀」四個字！

走進會所中，祇有寥若晨星的幾個人坐在那裏，不但是會員到得不多，恐連執監委員都沒有到得齊！博士在場中兀立著，神態很是蕭瑟，又時時把手搓著，似乎很不以大多數人的缺席爲然的。獨有皮匠阿三，真是博士一個忠實的信徒；他併不以到會的人的不多，而覺得缺乏興趣；總是很認真的管著這本「有若無」的簽到簿，不有一些些的懈怠之色露在臉上。

七點，八點，而八點半，依舊祇有寥若晨星的這幾個人，併沒有再加增一個半個，雖然也曾一度，再度幹過勞而無功的臨時拉夫的舉動！

「他們也太不熱心了！」博士搖著頭，顯然露著無辦法，「這怎麼好？

難道今晚這個緊急大會，就不開了麼？」

「法定的人數既沒有足，大會當然是不能開的！依我說，不如改開一個談話會！」我又如骨鯁在喉，不能不吐地向大眾建議起來了。

「好！作准改開談話會！」博士立刻表示贊成，似乎很是欣悅。

在這談話會中，博士方始把今晚召集這個緊急大會的原由說出，原來：在房東一方，不但不肯允許房客聯合會所提出的幾項要求，反委托律師來函，向房客聯合會警告：倘因此非法的要求條件地提出，不幸影響到一般房客發生出抗租、逃租的事情，須由房客聯合會的主辦者負著完全責任！

「這是什麼話！」我第一個怒喊起來了，「我們因房租太貴，所以向他們要求減租；我們因里中的設備不善，所以向他們要求改善；這都是合於



情理的。怎麼可於要求之上，加以非法二字？……至於我們這個團體，目的祇在保護一般房客應享到的利益，併不會有曠使房客抗租、逃租的事實和行爲；也不是受他們房東所雇用的。那將來房客中縱有抗租、逃租的事發生，也是各房客個人的行爲，於房客聯合會絲毫無涉。怎麼可叫房客聯合會負著完全責任？」

「你先生說的話一點也不錯！和你的意見倒是相同的！不過，我們應該用怎樣的一種手續去對付他們呢？」博士表示贊成後，又這個地問。

「這當然非也去請教一位律師不可了！」一個小胖子的執行委員不假思索地回答。

「不錯！應當也請律師！」博士又表示贊成，「但是，這筆律費……」

「律費倒不成問題的！我們不是有月捐的收入麼？」小胖子攔著他急急地說。

這時，博士的臉上，忽然露出一種似笑非笑，似哭非哭，難以言喻的容色來；跟著又把眉兒緊緊一皺，說道：

「咳！月捐！再也不要提起月捐！在第一個月去收的時候，大概還有一半的人家肯付。到了第二個月，就十分地留難了！……如今，就已收到的這筆月捐算來，恐怕去抵各項的雜用還不夠！……至於這會所，本來是向我白借的，更談不到租金不租金！」

衆人一聽這話，好似澆了一背脊的冷水，連得血管中都是冷冰冰的！而這律費地沒有着落，是不必說得了！

「可是，博士很是解事，深恐衆人因此冷了心，是不當要的！忙又一笑地說道：

「但是，這不打緊！就是全部律費，由我一人完全擔負，我倒也是十分情願的！不過，要問諸君，能不能依我一件事？便是：能不能作我的後盾？」

「這是公衆的事，併不是你一人的事！你既肯這般地熱心，大眾當然願做你的後盾！」到會的一般人，聽說經濟上已有了辦法，倒又義形於色，一齊熱心起來了！

「但是，這併非一句空言；既然說願做我的後盾，將來須要實踐的！老實地說一句：萬一爲了此事，我竟不幸而入獄，你們也能盡一切營救的

責任否？這是我現在急於要得到一種保證的！」

「陶先生！你也太過慮了！爲了這種事情，何致於會入獄！」我不禁笑起來。

「這倒不能這般地武斷！先生！昨日各報的本埠新聞，你大概沒有翻看過麼？MD里房客聯合會的二個發起人，就這般無緣無故地被官中捉去了！」博士正色地說。

不錯！這件事的確是有的！我倒弄得無言可對了！

「現在，這會所既借在我這裏，我就極力否認自己不是發起人，在勢也  
有所不能了！何況我確是一個發起人？這是抵賴不來的！那他們不請官中  
捉人則已，捉起人來，首當其衝的，除了我還有什麼人？已成爲很明白的

一樁事情了！……但是爲了公共的利益，我個人就暫時受上一點委屈，也是十分情願的！祇不知大家也能和我取同一的態度麼？也能使我不致終於受到重大的犧牲麼？所以我現在急於要得到一種保證了！」博士又繼續地說。

在這情勢之下，衆人也知道事情漸漸趨於嚴重了！經了好幾分鐘的默忖，更知道這事關係重大，斷非大多數人不過問，僅由少數人去辦理，所能擔負下來的！博士縱然義形於色，口口聲聲說情願首當其衝；然而倘不給他一個相當的保證，他不見得真會情願！而要給他一個相當的保證，在今日到會的少數人的力量上，似乎已有些辦不到了！

「陶先生！這個請放心！你既這般地熱心，又這般地肯爲公衆幹事，我

們當然要做你的後盾，併給你一種切實的保證的！不過，我們今天到會的究竟還是少數；應當再使不到會的大多數人轉給我們少數人一種保證，方纔合乎情理！」那個小胖子的執行委員究竟是個妙人，竟這樣巧妙無比地說起來。

「如此說來，」博士到底不是笨人，早已聽出他話中的意思，便又這般說，「非再開一個大會，探取大多數人的意見不可！在這談話會中，是不能解決一切的了！」

「……」到會的大眾雖祇是一陣的沉默，然都已表同情於這句話。

當散會的時候，博士瞧見一個個的會員散了去，頗露著一種不快樂的神氣。這也難怪！他對於公眾如此地熱心，公眾對於他竟這般地冷淡，使他

一點兒的收穫也得不到了！

但是，當我剛要走出大門，偶然不經意地回首一望，忽瞥見皮匠阿三向著博士扮上一個鬼臉——一個十分帶著滑稽的性質而難以形容的鬼臉！又使我暗暗地好笑起來：臭皮匠到底脫不了臭皮匠的神氣，不能上得檯盤的！對於這種事有什麼鬼臉可扮？又豈是扮鬼臉的時候？

此後，雖由博士之不肯死心，又曾召集過一二次大會；然終以會衆地不熱心，不足法定人數，一再地鬧成流會了！

於是，這個赫赫炎炎的房客聯合會，再也沒有人過問，再也沒有人提起，竟在無形之中，不解散而自解散了！

我在這件事上，已見到一般人對於公衆事業的心理；很致慨於公衆事業

之不易舉辦！像博士這般地公而忘私，煞費心血，祇得到這麼一個結果！這豈是他最初所料想到的？不但是人家，就是他自己，恐也要笑自己是個獸子了！

然而，博士終究有過人的地方，不是尋常人們所能幾及的：他縱然是遭上這麼一個大挫折，精神上一點也不見到頹喪，反而似乎比前振作了一些；我每次在弄口遇見他，見他已把這「中西合璧」的服裝卸去，換了一身簇新的西裝，更見得翩翩的風致了！大概又在進行什麼別的事業罷！像這般地有毅力，倒又使我暗暗地佩服起來！

在這房客聯合會宣告壽終正寢約摸有一個月之後，也就是這件事的印象，在我腦膜上幾乎淡得欲等於零的時候，我偶然在無意中，忽又窺得一些



不可思議的祕幕，竟又使這件事——關於房客聯合會的事在我腦膜上重行活躍起來！這是一個星期日的晚上。

在肴酒雙絕的一家酒店中，我已獨酌得有些醺醺然了。忽然有一種說話的聲音——一種十分稔熟的說話的聲音，在隔著一重稀稀的板壁以外，傳入了我的耳鼓中；我的神經上頓時起了注意：咦！這不是我們弄堂中那位博士麼？

在還沒有實行「穴隙相窺」的舉動以前，又聽得另一個人的語聲；這個人明明便是皮匠阿三。於是，不必屬目得，一幅弄堂博士，和他的信徒皮匠阿三對酌的圖畫，已宛然在我眼前現出來了。

「在這個年頭，凡事都不比從前了！一個人要得意——或是富，或是貴

；總得於以自己爲主體之外，手中還得有上一種工具！……我雖沒有富，也沒有貴，但在這一陣子，總算能說到「暖衣飽食」四個字了！這也是全仗著我的那種工具啊！」博士得意的語調，如珠一貫似地，又達到了我的耳鼓中。

「不錯！你的工具，就是房客聯合會！」皮匠阿三好像怕我聽了不懂，倒又立刻學著鄭康成一般地注起解釋來。

但我懂雖懂了；却又懷疑起來：博士要把這房客聯合會作他的工具，誠然是不錯的！但他在這上面，併沒有得到什麼好處！怎麼說這一陣子的「暖衣飽食」，全仗著這一種工具呢？這時，我那可愛的博士，早又很明白地說下去道：

「但是，一個人有了一種工具，還要知道怎樣的用法，方於自己是有利的；始可獲到美滿的結果！倘然執泥不變，那非但得不到什麼利益，還要受到害處呢！……譬如就拿我講：倘然我當時得到了這種工具，祇知拿去反抗房東，而不知變化一下；那今日之下，祇有入獄的分兒！還有誰來援救我，顧憐我？好處自然更得不到了！」

「不錯！你的手段真巧妙！你一見風頭不對，這種工具是沒有什麼用處的了！便立刻變換了一個方法，把來賣給房東；果然就得到一筆很優越的代價了！」皮匠阿三又替他註釋著。

於是，一切的一切，我都完全明白了！原來，博士有這麼一種巧妙的手  
段！

從此，我再也不敢笑博士是獸子了！尤其不敢說皮匠阿三那晚散會時的  
那個鬼臉是毫無意義的！

同時，博士的那身簇新的西裝，又在我的眼簾前浮現了出來；併連想到  
了沈寡婦手上頭上幾件新打的黃澄澄的首飾。似乎都在告訴我：你本是  
一個木人兒；我們早把一切的一切，完全告訴你了！

在這當兒，又聽得博士狂笑著說，「最是可憐而又可笑的，便是這些組  
成這房客聯合會的許多分子！他們一個個都做了我的工具，還一點不會知

道呢！」

哩！可憐而又可笑的工具們！這是值得給他嘲笑的！

# 描寫街堂中之雜遊

## 第四章 打醮與埤台

一轉眼已是第二年，我還住在這F N里中，沒有搬到別處去。

這位可愛的博士，我常在弄頭弄尾和他遇到。他依舊和從前一般地活潑。祇是他的錢囊，似乎已不像最初把工具賣去的時候那般地充裕。這是在他的各種行動上可以暗暗瞧得出來的。

臭蟲的騷擾，到了極度的時代；蚊蟲與蒼蠅，分了日班夜班，也努力地

活動著；造成了一個三角同盟。炎熱的太陽照在委棄在當路的西瓜皮上，發出一股熱蒸氣；而應該入耳的清越的蟬聲，因為四周沒有樹木的緣故，却一點也聽不到。這使人知道已到了夏季，已到了FN里居民的夏季了！

一天，我正從服務的公司中散了午值，在熱太陽中跑回家去吃中飯。剛走到橫弄堂中，忽聽得有一種咆叫的聲音，從熱空氣中傳了來，似乎正有人在劇烈地口角。我不禁暗嘆一口氣：在這弄堂中的芸芸衆生，也太喜歡「討相罵」了；竟是沒有一天不要發生這們一二樁，甚至於爲了極小極小的原因！其實在這大熱炎天，靜坐著一聲不響，一動不動，還招不到一些涼氣；何苦要這們地你不讓我，我不讓你，爭一些開口舌；結果：無非多出上幾身臭汗，更使心中加上一種煩熱罷了！


再走前幾步，便見有一小羣人，從一家人家走了出來，指手畫腳地喧聲說著，似乎還是餘怒還息；而這可愛的博士，也蝨在這一小羣人之中，熱汗掛在額間，憤憤地說道：「這種人真是蠻不講理，不知公益！」

「陶先生！你在這大太陽下，巴巴的奔走什麼事？莫非房客聯合會又要復活，所以累得你老先生又親自出馬麼？」當時我併不覺到自己是不知趣，竟迎上前去向他這們地詢問。

不知還是博士良心上的自疚呢？還是我這句話問得太冒昧一些？他的面部頓時赤化起來了！又瞅了我一眼，期期艾艾地說道：

「不，……不是的，……我們是爲著……本里打醮的事件！」

「打醮麼？」我也很驚異地看了他一眼。



他也立時覺到我這句話的意思了：似乎說像他這樣一個人，來發起什麼房客聯合會，是很配很配的；若說來發起什麼打醮，未免有些令人懷疑了！他在面上的赤化繼長增高之中，忙又分辨似地說道：

「先生！你以為這是一種迷信的事情麼？……其實，不是的，這實是數千年相沿下來的一種舊習慣，沒有方法可以把牠打破的！……而且，這件事情一做，可以使得地下的孤魂野鬼得到一點安慰，弄堂中可以無形中得一些太平；倒也不能不說是關於公益的事件呢！」

我祇微微一笑，併不再說什麼。

博士的第一個信徒皮匠阿三，這時却早有些不耐煩起來了；便插口道：

「陶先生！這又不是演說的時候，何必說這番大道理！……老實說罷：



這是一年一度的年常老例；既然住得在這條弄堂中，祇要一看見這本打醮的捐簿，就得高高興興地拿出錢來，沒有一句話可以講得的！」

「照呀！這句話纔說得寫意呢！如果有那個不寫意的朋友，不肯把「老調」拿出來；那本弄堂中一年的太平，就得問他一人擔保！我阿森是說得出做得出的！……你瞧，剛纔那個『屈死』，起初不是神氣活現，口子緊得了不得；後來不又依舊軟了下來麼？」阿森又惡狠狠地望了我一眼，實行那「幫兇」的主義。

在這次打醮中，我爲免去一切麻煩，及被阿森加以『屈死』的雅號，爽爽快地捐了一枚「袁頭」出來。聽說這都是阿森的主張：每一份人家至少須捐一元，少了，他們是不肯拿去的。

到了打醮的那一天，這條FN里中真是熱鬧極了，不論男、女、老、少，都把牠看作一件極大的事情；雖然打醮是年年有的，也是各個里中每年都要有上一度的，併不是什麼新鮮的花樣。

用長的麻線，齊著人家的半門，在全里中絡了起來；再在麻線上面，掛上紙衣、紙褲、紙帛……等等，算是獻給一般孤魂野鬼的。也有幾家人家的門前，沒有掛上這一類的東西；這是沒有出錢的一種特別標識。爲著生人們的慳嗇，竟使寄居在這些屋子中的死鬼們，也只好靜瞧著其他的鬼們披新衣、穿新褲、拿錢帛去化用，而徒然地眼紅罷！

在總弄堂及各條橫弄堂中，又掛上了許多繡有人物的紅紗燈。其實這祇是一種多餘的點綴品，倘然沒有電燈的話，牠那陰黯黯的燭光，怕不要使

全里真成爲陰慘慘的鬼世界罷！在總弄適中的地點，又草草地用木板搭成了一座高台。這實是這次打醮的中心地點，要在這台上做出種種的花樣來；凡是一般「看打醮」的人們都得將視線注射在這座台上啊！

晚間我本來是閒著沒有事的，也就走到里中去瞧瞧。在這酷熱的暑夜，人們本喜到戶外來納涼的；這一晚却更來得多，連以前素不出來的人，也一齊走出來了；把總弄堂及各個橫弄堂口，都塞滿了凳子、椅子；而在這凳子、椅子之上，一個個都站的是人。這真比看戲還要熱鬧啊！

我要在這些凳子、椅子中擠進去，真有些不容易，累得汗多擠了下來！暗想別人站擠在人叢之中，一定也是一樣的；然而向他們或她們一瞧看時，似乎一點也沒有覺得；原來他們或她們的全心已被台上吸引去了！祇見

一個肥胖的婦人很起勁地在說道：

「祇要這道場一完場，本灘就要上場了！」

「今晚不但有本灘，還有戲法、雙簧，這是往年所沒有的啊！」旁邊一個小脚婦人回答著。

再擠過去，又見幾個小孩子站在一張長凳上談著天；一個眼睛一霎一霎的小孩子先說道：

「哈哈！真值得！我們一個錢也不出，也一樣地有得看！……阿喜，你們不是做了『阿木林』麼？白白地多出了一塊錢！」

「哈！『阿木林！』」這阿喜似乎顯著窘的樣子；跟著眉兒一軒，便又得到了一種對付的說話，「我們真不會做『阿木林』呢！倒是你不要過於

開心！倘然被陶先生瞧見，一定要把你抓了開去，不給你瞧看下去的！……那天陶先生不是說過：凡是出錢的，等到打起醮來，不許他們來看麼？想來你總聽得這句話的！」

於是，這靈眼睛的孩子，不免有些着慌起來；忙把臉兒放低一些，似乎生怕陶先生走來瞧見他，真把他抓了開去的；一壁却仍支厲著說，「勿關，勿關！」

「哈！不出錢白看，算得什麼一回事！像我不但得到白看，還拿到一隻紙燈籠；這不更是一樁便宜的事情麼？」另一個面龐團團的小孩子，似乎神經很是麻木，沒有聽得阿喜那番恫嚇的說話，又不打自招地供出自己的罪狀來了。

「嘿！那你更須當心著陶先生！如果被他知道，不但要把你抓了開去，還要向你要錢呢！」阿喜的老調又唱起來。

這班小孩子這們口口聲聲地提起著陶先生，當然是爲這次打醮，他是居於主辦人的地位的緣故。但我因爲他們這一來，倒又想著陶先生了。很想瞧瞧他如今正在做些什麼事情，併賢勞到如何地步？然而，不幸得很，我借著克羅克眼鏡增助我的目光的力量，向人叢中望來望去，竟不見陶先生的踪影！

不過，這種不幸也祇是暫時的事。在頃刻間，我又知道了陶先生的踪跡所在了。因爲那個面龐團團的小孩子，聽了阿喜的話，立刻很輕蔑地把嘴一披，說道：

「請你不要再提起陶先生！陶先生再也不會來管這種事！他現在正高興的了不得，同著一班人，在他的屋子中吃打醮酒呢！」

就這番說話看來，這孩子何嘗是神經麻木？非但神經不麻木，而且要比其他的孩子聰明得多了！但我也不能去管這些，祇覺得打醮酒三個字在耳中很是觸耳！因為往常有發起打醮這一類的事情的，人們當著他們的面，倒也很肯敷衍，併拿出錢來捐給他們；但在背地總持著不信任的態度，說他們是去修補自己的五臟殿的。如今，博士竟然邀集一班人吃打醮酒，把「修補自己的五臟殿」的一番宗旨很顯明地表出來；這未免太嫌直率一點罷！

不過，話又說回來了；打醮，本來是公眾的事情，人人應該去出上一分

力的。如今，博士同著他的一班朋友，竟不辭勞怨地去幹著，總算肯替公衆幹事的了；那我們拿杯水酒酬謝他們，也是十分應該的。如此，博士的態度真是坦白之至，又有什麼人敢去非議他呢？至於挨不進這個團體，也去吃一杯酒的人們，萬萬不能眼紅，祇可怪自己不努力罷了！

我這們想著時，竟會不知不覺地走出了這人叢中，向著一條橫弄中走去。等到思潮告一段落，忽有一種喧譁的聲浪傳入了我的耳鼓；忙抬起頭來一瞧時，却距離博士的那所學校，也就是現在吃打醮酒的這班朋友們聚飲的所在，已是不到幾家的了！

「自己既不努力，沒有挨上一份的資格；還要走去看人家吃酒。這不但

是乏味，不免太嫌無聊一點罷！」我自己也啞然失笑起來。



正要迴身走時，忽又聽得有一陣喧譁的聲浪傳了來。我現在的聽覺，要比以前明銳多了：辨認出這種喧譁的聲浪，併不是在鬧酒，實是在劇烈地口角爭鬧！

跟著證明我這番理想的，便見有一個人從這聚飲的所在奔了出來。這個人不是別人，却是流氓阿森。後面又接著追出來了幾個人，大聲叫喚著，似乎要把阿森叫了回去似的。

「你不要把老子當作『阿木林』，老子也不是好惹的！老子今天非要叫你『嘔霸』不可！非要大大地坍你一下台不可！」阿森竟一點不顧地，這們地大聲嚷起來。

這時後面的幾個人已經追到，忙大家用力地把阿森扯著了。一壁勸道：

「阿森哥！不要如此！陶先生併沒有虧待你的地方！」

「還說沒有虧待我！他簡直把老子當『阿木林』用！……哼！這一回他『吃銅』也吃飽了，還不肯認賬；老子一定不答應他！」阿森仍舊嚷著。

「阿森哥！你今晚真吃醉了！怎麼說出這些話來？……陶先生爲了這件事，白辛苦了幾天，還要冤枉他『吃銅』，真是天曉得的！……而且，大家都是自家弟兄，有話儘可到裏邊去講，何必在這裏大聲嚷叫！……倘然被外人聽了去，不但大家臉上沒有光彩，還要疑心我們真是吃了銅的！」衆人又向阿森勸著，併齊向我看了一眼，似乎在說：他是外人，這些祕密萬萬不可被他聽了去！

「你們不要代他『撇清』了！我說他『吃銅』，他當然是吃了銅的！」

阿森仍咆哮著，又用力要掙脫他們扯著他的手。

正在這個時候，忽聽得天崩地塌地一聲響，又繼之一片男啼、女哭、驚叫的聲音。這是一個絕好的『勸架』的方法：於是罵者、勸者、旁觀者都不由自主地，朝著這巨聲發動的地點——總弄奔了去。

到得那邊一瞧，方知羣衆的視線所集注的那座台忽然坍倒了！那坍台的原因也殊簡單，是：一個姑娘和一個熟識的道士調情，道士暗中抓了一把瓜子擲她，她就走上台去，在扭作一團時，台竟坍倒下來。

隨後，細細地一調查，共跌傷了七個道士，壓傷了站立在台前的一二十個人；幸而，都是一些輕傷，並沒有因而致命的！

然而，這個岔子一出，參加在這一次打醮中許多花團錦簇的游藝，也就

不能再奏演下去。這是FN里的人們眼福耳福的不幸！

過了幾天，在總弄的壁上，揭出一篇收付兩抵的清賬來，就結束了這件  
事！

第五章 三角戀愛

「阿招吞了金了！」「阿招吞了金了！」這個突如其來的消息，在一個大清早上，就在FN里中很有力、很普遍地傳佈著。

阿招，就是那個與博士有上一些關係的沈寡婦的女兒。我在弄堂中曾遇見過她數次，見她長得很是矮小。據旁人說她祇是一個十四歲的小姑娘。這句話大概是不錯的。

「一個僅僅十四歲的小姑娘，有什麼想不開的事情？好端端地竟至於萌生短見，吞金覓死呢？這未免有點奇怪罷！」

「但是，在這個年頭，自殺之風本是極盛極盛的！莫非崇拜自殺的熱潮，真是沸騰於人人的血脈中；覺得除了自殺沒有第二個解決人生的好方法麼？」

「然而，也不對！像這般年齡幼稚的小女郎，不見得有什麼人生觀！更不見得會樂死惡生、有上自殺的信仰的！……那麼，一定是有一樁實事去襲擊她，煎熬她，使她萌生厭世之意，不期然地走上這條路了！」

「然則是爲了那一類的事情呢？……婚姻，年齡似乎還太小一點；……金錢，似乎也談不到；……哦，不錯！一定是同儕的口角或者是長上的責」

罵！爲了這種事件而輕生，以前倒也有先例的！」素稱無事忙的我，一聽到這則新聞，默默地又向各方忖想起來。

「你真是書獃子！大概又呆想著阿招吞金的事件罷！」知夫莫若妻的我的妻子，突然打破了靜默的境域，一口猜中了我的心理。隨又笑著說下去，「其實這件事和你一點也不相干，呆想著牠則甚？」

「雖然絕不相干，但也是社會問題中的一個小問題；併非絕對地沒有思索牠的價值啊！」我也笑著答。

「那麼，你也知道她的吞金，是爲了什麼原因？」

「那倒不知道，但是容易去探詢的。我祇要遇到了那位弄堂博士陶先生，向他詢問一聲，就不難知道個中詳細情形。因爲我時常聽見他在沈寡婦

的家中，走出走進的啊！」

「你真地打算要去詢問那位弄堂博士麼？」妻忽地大笑不止。

「這有什麼可笑？……我確是打算去詢問他的。」我也有些懷疑了。

「那麼，幸好在詢問之前，先和我有上一番談話。否則，你至少要觸上一鼻子的灰；再弄到不好，甚至於要彼此下不得台來！」

「何致如此！你也說得過甚其詞了！……這件事和他是不相關的；有什麼問他不得？」

「哼！不相關！你怎麼知道他是不相關的！……實對你說了罷：他實是這個事件中一個最有關係的人呢！」妻又冷笑著說下去。

於是，我不得不持著虛心下問的態度，向她詢問詳情。



她於是也詳詳細細地說了出來。併說，這是大阿福嫂嫂告訴她的。這大阿福嫂嫂和沈寡婦是貼隣；她所傳出來的消息，當然要比別人來得詳細而確切。這確實的情形是：

「沈寡婦雖是一個四十多歲的寡婦；然而她的風情，她的慾念，併不隨著她已死亡的丈夫而一齊消失去。要她屈服在虛偽的舊禮教之下，甘甘心心地守寡；那是一定做不到的！何況她是生長在小戶人家的；併不想建造什麼牌坊，又何必去受這種無形的苦痛呢？於是，她便看中了那位博士，併暗地併上了！」

「情形如果祇是這般地簡單，那也不會有什麼事故發生；因為寡婦併人，在當地實在算不得什麼一回事！而且，沈家已沒有什麼近親了；更有誰

高興出來管這種閒事？

「然而，博士究竟是一個二十多歲的少年；結識上一個四十多歲的婦人，年齡上終覺有些不相配；換一句話說：他是把自己犧牲了！不過，他並不是肯白白地把自己犧牲在一個半老的婦人的手中的；他也有他的目的。他的目的在那裏？他的目的就在這十四歲的小姑娘阿招的身上！

「在一個破曉的時候，沈寡婦從好夢中醒了過來；睡眠惺忪地向外床一看，忽然不見了她的戀人弄堂博士。原來，這一陣子他們更打得火一般地熱，博士不大在自己的校中住，竟公然地常常宿在沈寡婦家中了。

「沈寡婦疑心他是去出恭的；姑且伸個頭到帳子外邊去望望。馬桶上併不見有什麼人；却一眼瞥見靠窗那張床上的帳子波動得甚是厲害；這張床

就是阿招所臥的。

「『阿招！你爲什麼把帳子搖動得這般厲害？不由帳子落了下來麼？』」  
她厲聲地問。

「半晌沒有聽得到阿招的答語，却聽得博士在那邊床上代答道：『併不是她把帳子搖動；實是她的肚子痛得很厲害。我聽得了，所以走來瞧看她呢！』」跟著見他祇穿著一身貼身的短衫褲，走下床來。帳子也不波動了。  
「沈寡婦究竟是何等精細的角色；在這一剎那間，對於這件事的真相，早已明瞭了一大半了！冷笑一聲，說道：

「『噫！她在肚子痛麼？……好！讓我來瞧瞧她！』」即衣服也不披，一骨碌坐起，走下床來。

「在她這一瞧視之下，什麼事都明白了：阿招是臉兒紅紅的、裸著一個身子、睡在被池之中。此外更有不少證據，可以把她的懷疑證實的！」

「這真是一件夢想不到的事情：一個十四歲的小姑娘，竟會玩出這套把戲來！而一個少壯的男子，也竟會注意到一個未達長成時期的小姑娘的！這在她縱算怎樣地能夠防範，總也防範不到這種地方啊！當她想到這裏的時候，對於自身的責備似乎已寬弛了一點，但是醋念與惱意交併而至，更加動怒起來了！」

「於是，她立起身來，向著呆立一旁的博士，把個頭猛撞過去。一壁哭喊著道：

「『好！好！好！你竟做出這種事來！……好！好！好！你竟敢強奸我的女兒麼

？我要把你扭到當官去！」

「可是博士這時的態度，竟是十分冷靜，好像早有下準備似的；先把她連頭帶身子抱住，冷笑道：

「『你有本領的，儘管到當官告我去！不去是我的孫子！……不過，我要問你：如果真是我強奸她的；她會不喊叫起來麼？倘然她情情願願地從我的，那就不是強奸了！而且，我又不是什麼飛簷走壁的強盜；如果不是你招我宿在這裏，在這門不開、戶不啓的大清早上，能走到你的樓上來麼？』」

「沈寡婦縱是十分地蠻橫，竟被這幾句話頂住了；但仍把身體掙扎著，又啾啾地說道：

「『我不管！我不管！無論如何，她是被你強奸了！我要把你扭到當官去！……小死人！他不是把你強奸了麼？快些說來，快些說來！』她的詞鋒又轉到阿招的身上。

「經了幾遍的詰問，阿招方始帶著哭聲說，『沒有，沒有，叔叔沒有強奸我！』」

「於是，她的全股怒氣，一齊要移向阿招身上發洩了。卽用力從他的懷中掙脫，向著阿招的床前奔去；掀開了帳子，厲聲地罵道：

「『死人！小爛污貨！你竟情願讓他強奸麼？……小死人！小爛污貨！你竟幫著他說話麼？……好！好！好！我也不向他算帳了！我要同你算帳！仔細著你的皮！』」

「她說到這裏，抬起頭來一望，瞥見床架上掛著一個籐製的衣拍子。卽順手取在手中，又把阿招覆著的被掀了去，便在阿招的身上亂打起來；一壁仍一句不住口地、很惡毒地在大聲罵詈著。

「阿招雖已把衣褲穿上，但也祇是薄薄的一層；那裏受得起這種狠毒的、殘暴的撲打？祇有殺豬般地哭叫起來，但是一點也不討饒。

「博士也忍心得很，竟一點憐香惜玉的心腸也沒有；儘看著沈寡婦把阿招很殘暴地撲打著，儘聽著阿招殺豬般地哭叫著，他祇站在一旁連連地冷笑，併不上前勸阻。

「沈寡婦住的是單幢的屋子，樓下又租給了人家；他們局中人既然不以此爲可羞恥的事，這們儘力地、大聲地在宣傳著，當然弄得四隣和樓下的

租戶都聽到了。隣居本來有勸相打的義務的；自然趕著走來，做好做歹地相勸，併把沈寡婦拉開，博士驚走；方始結束了這場風波。

「那麼，沈寡婦究竟把博士告到當官沒有？……不，不，這祇是沈寡婦氣惱時的一種說話，在事實上是絕對不會發生的！因為她也活到了四十多歲了；閱歷很是豐富；知道在這遲暮之年，要把這個年輕的伴侶犧牲了去，再找到一個一般相當的接替者；那是很不容易的！那她又怎肯作此愚笨的舉動呢？」

「而且，說來真是奇怪，沒有到得日落，沈寡婦早又設法把博士招了來，仍和往常一般地歡然談笑，似乎早上發生的那件事完全是開開玩笑的！」「其間，却祇苦了阿招一個人；渾身打得青腫起來，連得面部上也有上



好幾個不易消失的腫塊；當她下午氣平以後，強逼著出去泡水時，一弄的人都對著她指指點點的，更顯然把她當作談笑資料中的中心人物了！這教她心上怎會不招到羞愧，感到懊惱呢？

「羞愧和懊惱的結果，便促成了一件不可避免的事實！這便是：在第二天的一個清早，忽聽得阿招在馬桶上大聲嚷起肚痛來！昨天的肚痛是假的，今天的肚痛是真的；博士幾乎要被人們認作一位大預言家了！

「人類的秉性很有許多不能解說的地方；像下面所說的也是其中之一。這沈寡婦雖忍不住要和女兒吃醋，然過後依舊疼愛著女兒；所以，一聽得女兒喊著肚子痛，連忙推醒了博士，一同披衣下床，前來瞧看了。

「阿招最初是不肯把真相說出的。經不住他們二人再三地逼問，始說明

吞了一枚金約指下去。於是，沈寡婦着急的了不得，心肝、肉兒地亂喊著

「其第二步，便是：博士趕快出去延請西醫了。」

「原來有這一大篇的事實。這果然是問不得他的！」我聽完了妻子的述說祇這們說，隨又向她問，「那麼，西醫來了沒有？究竟有救沒有救？」

「離這裏不遠就有一所醫院，博士當然立刻就帶了一個西醫回來了。據醫士觀察之下，說：脈搏還一切如常，大致可保無虞；祇要在進藥水之外，還把菲菜儘量地吃入肚去；就可把金約指瀉出來了！」

「阿彌陀佛！如此不致有命案發生了！」我把這幾句話結束了這篇談話

下午，我從公司中回來，祇見妻的臉上露著一種忍俊不禁的樣子。

「難道在這吞金的事件上，又有什麼新發見？」我忙向她問。

「也不能說是新發見，祇是再補充上幾句罷了！……據大阿福嫂後來又對我說：她在探問阿招的時候，曾悄悄地問她：『爲什麼氣性這般地大，竟致萌生短見？』因爲她們平日的交情總算是不錯的。阿招見沒有什麼人在旁，也就微微地一笑，低聲地回答：『你也上了我的當麼？請你放心；我併沒有真地把約指吞下去；這不過故意嚇嚇我的母親，使她下次不敢再這般地對付我罷了！……其實我是最貪生的；怎忍冤冤枉地在一條性命送去，反使我的母親獨個兒得到便宜呢！』……你說這件事有趣不有趣？」

「真是有趣！不過，這種菲菜和醫生給她的藥水，倒也難爲她吃下去的！」我不禁笑了。

「這倒也不是白吃的！她既顯然作上了這一個示威運動，她的母親立刻給她屈服了：答允她祇要她肯把藥水和菲菜吃下去，一准成遂她心中的志願，決不再有半分地阻撓！」

這個所成遂的志願，就是：幾天之後，沈寡婦家中忽然熱熱鬧鬧地舉行文定的儀式，正式宣布阿招與博士訂婚了！

從此之後，博士是沈寡婦未來的嬌客，阿招未來的丈夫；他在沈家出出進進，更是正大光明的事；再也不怕有什麼人說話了！

至於造成這三角戀愛的各個分子間，似乎暗中也已成立了一種協定；因

爲他們比之從前，更加親密而摯愛了！

哈！敬祝博士一箭雙鵰，艷福無雙！三角戀愛成功！



第六章 最後一幕

一個帶著銅盆帽、單穿著玄色長袍而不穿馬褂的包探先生，在二弄第五家的門首等候著；行跡很是詭祕，空氣很是緊張！

在這時候，一個穿著短衣服、似工人又似流氓模樣的人，轉進橫弄堂中來，口中還哼著不三不四的京調，好像很是寫意似的。

但是，在偶然向前一望之際，早已瞥見了那位包探先生，也便立刻明白了那包探的來意。即將脚步收住，口內的京調也不哼了；又把早已探在衣

底的一隻手，向著前面鼓動著；橫眉鼓眼作勢地說，「好，好！你來，你來！」

那包探本來是認得他的；而所以在這裏靜靜地守候著的，也就是爲著他。在理，一見他走了來，應該快樂的了不得，立刻一躍上前，把他擒住了！……然而，不然，這包探很是謹慎不過的；一瞧到他探在衣底的那一隻手，知道其中定藏有手槍；不免又躊躇起來！

其實，在這種時候，一秒鐘的時間也不能躊躇的！這匪徒就乘著這躊躇的好機會，很迅速地一轉身，拔起腿來便跑。

這時，包探的手槍也已取在手中；併知道再也不容躊躇的了！即從後面追了去，併恐被那匪徒免脫，即把手槍向著前面連連地開放著。



「啊呀！」地一聲喊，一個人中了彈子，倒在地上了！

包探的槍法真是神妙無比，果然把那匪徒打倒了麼？……不，不，誤傷了一個行路的六十多歲的老婦人！

誤傷了人，雖也是件不幸的事情！然而包探先生這時捕捉匪徒要緊，也不暇去顧到這些，依舊向前追了去。不過，爲了這個岔子一出，究竟耽擱了些時候，這匪徒竟逃得不知去向了！

包探空著一雙手回來，便又走入第二弄第五家去。不到多久時候，不知爲什麼又多了一個伙伴，帶了一個七八歲的小孩子出來，便一同走了。同時，那個受傷的老婦人，也由他的家屬從地上將她扶起，抱著坐在一輛黃包車上，向醫院中送了去。

於是，這FN里中頓時又熱鬧起來，除了以前房客聯合會開會、和打醮兩件事，這也可以首屈得一指：幾乎沒有一個人不把這件事掛在他們的嘴上！

「阿森的本領真不錯，不愧是個好漢，竟在一個執有一支手槍的包探的手中，從容不迫地脫走了！……但是他的外甥，小小的年紀，又能幹什麼事？這包探爲什麼要把他帶了去？而且這小孩子還有一個叔叔，又到了那裏去呢？」這差不多是趨於一致的論調。原來那個包探所欲捉拿的匪徒，就是阿森！而這個小孩子，據阿森對人家說：是他的外甥，從鄉下帶了來還沒有多少時候，同來的還有那小孩子的一個嫡親叔叔。

至於那個受傷的老婦人，自然也有人連帶地談及她。不過，對於她這番

不幸的遭遇，很是淡漠置之，似乎值不得什麼憐憫的！本來，在這流彈橫飛的今日，尤其是在當地，一個人走到外邊去，應得在背後多帶上一對眼睛；倘然眼睛不帶，遭上橫禍，這不是你自不小心，便是命運中註定該遭此劫；還有什麼人會來憐憫你啊！

所以，雖然親近至於如她的媳婦，也一點不帶悲戚地對著旁人說道：

「這老太婆真是自己該死，自己太不小心，所以會遭到這種飛來橫禍的！當散工的時候，我不是和她一起走的麼？怎麼彈子不打到我的身上，偏偏會打到她的身上去呢？」

咳！這真是一種守正不偏的公論！……後來那個老婦人雖然竟死在醫院中，沒有醫治得好；大概也總可瞑目了罷！

而在這個議論紛紜的時候，我們這位主人公——弄堂博士也出現在里口了。臉色似乎比從前慘白一些，態度也沒有往日的活潑。祇聽他對著皮匠阿三說道：

「這真是一件奇怪的事情！阿森平日雖有些小不安分；但是真正犯法的事件，我們知道他是不敢幹的。如今，這包探爲什麼要來捉他呢？瞧這包探這們任意地開著槍，顯然是把他當作盜匪看待了！」

這天皮匠阿三的態度，要比平日冷靜得多；博士雖是這們地對他說著，他只是唯唯地答應，併不有什麼意見發表；大概他是怕事罷！

我在這個上頭，却更覺得博士的人格底偉大了：阿森當那天吃醉了酒的時候，不是會當著衆人任意把博士誣毀著麼？如今博士竟能不念舊惡，這

們地替他洗刷；這是何等地肯主持公道，又是何等地肯顧及友誼啊！

到了第二天早上，又得到了一個不幸的消息；說是：

「在包探手中脫逃了的流氓阿森，於晚上十句鐘的時候，在某旅館中和博士談著話；忽被包探查探到，連博士一齊捉入官中去了！」

博士爲什麼一點不怕被累，要和阿森在旅館中談著話？莫非爲著友誼上的關係，要設法營救他出險麼？如果真是如此，那博士俠義的行爲真足令人敬佩，人格底偉大更是不必說起了！

我在舊說部上所瞧到的一般俠士，總是：穿著短後急裝，佩著寶劍，跨著駿馬，提著人頭的。於是，便有這麼一個俠士式的博士，在我眼簾前浮現了出來！

但是，不幸得很，等到下一天我在日報上看到一則新聞時，竟把我理想中的一位俠士完全打倒；寶劍也不佩，駿馬也不跨；祇是身上穿著鴛鴦衣服的一個無恥的囚徒！這則新聞是：

「當地發生得最多的案子，要算是綁票案！當地產生得最多的人物，要算是綁票匪！這大概是人人所公認的！」

現在，勇敢的警探們，又在FN里中破獲了一個綁匪機關了！

這詳細的情形，是如此的：

在最初的時候，接連不斷地出了許多綁票案子，官中就疑心到是FN里中一個流氓叫做吳阿森所幹的。不過拿不到他的真憑實據，不能去法辦他

最近，城內姓周的富戶，又被綁去了一個八歲的獨生子。因著警探的勞力，竟查得也是阿森所幹，肉票就藏在FN里他的家中。因此，官中便派得力包探前去，果然一點力量也不費，把肉票救出來了！不過，因為不要打草驚蛇，派去的人太少了；當場竟被阿森及另外一個看守肉票的匪黨都兔脫了去。

但是，天網恢恢，疏而不漏，就在那天的晚上，勇敢而勤敏的警探們，又在一家旅館中把阿森捉到了！同時，還有一個人正和阿森在談著話，也一併捉了去！

這個一併捉去的人，後來方纔訊問得不但是阿森的同黨，還是黨中的一個首領。以前的許多案子和現在這一起，都是他所主謀的；而且一切恫嚇

被害人的信件，也都是他所起草的！

并且探聽得此人姓陶，是一個私立小學的校長。私立小學的校長，竟會做綁票匪的首領。這真是聞所未聞的事情啊！

從此，我們對於一般不相識的人們，和雖相識而不大知道他的底細的人們，恐怕都要以小人之心相度，疑心他們是綁票匪了罷！」

「私立小學的校長，竟會做到綁票匪的首領。這真是聞所未聞的事情啊！」當我看完了這則新聞隔了好久的時候，這幾句精警的語句，兀是很有力地在我心中跳動著；因為我對於博士也確是這般地在感想，以為：他做房客聯合會的發起人，那是很配的。就是公共打醮的主幹者，也祇是換唱了一齣滑稽戲，不能說他身分不相當。若使說他竟是綁票匪的首領，這未



免太滑稽得過分，太使人覺得不可信罷！

我怔上了一回，又到里口去走走；皮匠阿三所設的那個皮匠攤子，已不在原處，不知遷移到那裏去？同時，又聽得沈寡婦也匆匆地搬了家；而且搬得十分秘密，沒有一個人預先知道的！這大概都因為平日和博士太接近了的緣故，生怕被他累及，所以不得不如此罷！

然而，別的不打緊，祇這FN里自從失去了這們一個中心人物以後，凡事都覺得索然沒有生氣了！雖然一切的一切，仍和博士在這里中的時候一樣；就是像阿森、皮匠阿三、沈寡婦、阿招……等人物模型，也一一有他們的接替者；甚至於像博士本人一般地也有，不過不能像他如此地集大成，而把許多人物貫在一條線索上。

再隔了些時，連這所私立小學校也有人接辦了去。於是，博士留在FN里人們腦膜上的影痕，越發淡薄下去了！

但是，我總希望博士得到無罪的判決，重新回到這FN里中來；祇要他一回來，我們這FN里中的人們一定又有一番事業做做；至少的限度，我這本替他紀述言行的小冊子，總又可以加厚一些，再多騙得一些稿費！

這種希望，直至本年的三月中，方知是成了畫餅了！這是因為我的職業上已有了變更；不但須離開這FN里，還須把家移到N地去。那博士就是重行回到FN里，重振旗鼓；我也瞧不見他這番盛況啊！

當我押著行李，離開FN里時，覺得距我初搬到這裏時，時間上雖祇是一瞬，思之宛如昨日；然在人事上，已有絕大的變遷了！頗發生了一種感

想。

正在這個時候，忽有一具肥而且大、燦然發光的東西，在我的眼簾前一耀。哈！這是大阿福嫂嫂的一個大屁股，擻動得很有姿勢！

於是，這種無聊而鬱悶的感想，又掃除得乾乾淨淨；反又樂觀起來了：「哈！我這住了三年、又親又愛的F N里呵！無論如何，你祇要有這大阿福嫂嫂的肥而且大的屁股永永在擻動著；總可平添無限柔媚的風光，不致再愁寂寞罷！」同時我幾乎又要呼起口號來：

「F N里萬歲！大阿福嫂嫂肥而且大的屁股無恙！」

中華民國十八年六月初版

術堂博士 (全一冊)

(定價銀三角)

(外埠酌加郵費匯費)

不 准 翻 印

著者 趙 茗 狂

出版者 世 界 書 局

印刷者 世 界 書 局

發行者 世 界 書 局

發行所 上海四馬路 暨各省 世界書局

## 紅皮小叢書每種內容述畧

### 上海的研究

# 徐國楨

徐國楨著

一冊定價三角

本書作者，把極深刻的眼光，窺探上海社會的整個而作一有系統的論述。立意嚴正，詞鋒爽利，有如單刀直入，勇不可當。共分五章，十四節。雖然篇幅有限，而理論上的透澈，已覺入神入骨；所以本書不但理解方面有獨到之處，就是筆力的雄厚暢快，也是十分難得。凡是居留上海，或曾到上海，或尙未到過上海的人們，都可由此得到一個對於上海社會的深切認識。研究程序如下：「先把整個的上海一談，然後分論及於上海的女性，和男性；更由分而合，談及兩性間的戀愛問題。」

### 關於女人及其他

# 徐國楨

徐國楨著

一冊定價三角

本書包含作品六篇，而「關於女人」一篇，佔全書篇幅之半，共萬餘言。前半篇是作者對於女人的觀感；後半篇是分論女人本身所包含的性質。討論非常週到，見解更極高超，關心婦女問題

的人，不可不讀。其餘五篇，爲：說話與放屁，人與人之間，感想的在人類，馬路上所得的感慨與感慨的安慰等，都是作者情感上的發洩；有大膽的發揮，與痛快的言論，體後，在腦神經上可以受到一個相當的新的激刺。

## 湖山味

張慧劍著 一冊定價三角

本書，是一本美的小品文字的集子。牠的抒寫的對象，是在由上海到揚州到南京的旅途之中的瑣碎；可是事實雖然瑣碎，而寫來却極其輕盈惹人愛戀，翻開書來，有清芬撲面之概。這是本書特點之所在，也是愛好文藝者所不可不一加賞覽的，因爲錯過了實在太可惜。分：寫於揚州，寫於南京，及附錄三門，節目共十五則，這裏從略。

## 丈母娘借傘

徐卓呆著 一冊定價三角

作者，是一位著名的滑稽家；這裏所寫的，就是他最擅長的滑稽小品文字。而且，用筆極爲輕靈，和他以前所作的同性質的書，大不相同。因爲，這裏所寫的，不但意思滑稽，文字也都美化了。共十三篇，有故事，有談片，都是肚皮都笑得痛的資料。篇名從略。

## 醉後嗅蘋果

徐卓呆著 一册定價三角

本書，也是非常滑稽的。如：醉後嗅蘋果，古董花瓶的耳朵，樓梯上吃麵，十二月裏吃餛飩羹，黃金萬兩等篇，都是講蘇州地方的一個滑稽家朱福保的故事；橄欖葉致富，講的是名醫葉天士的故事；笑話祖師，講的是紀曉嵐的故事；武松打虎，講的是一位票友串戲的故事；麻雀大王，講的是一件關於賭的故事；二小姐受茶，講的是一個土眼的故事；福氣抬轎，講的是一件養兒子的故事。事情既滑稽，寫得也活潑。

## 良人

陳鶴麓著 一册定價三角

摘取古書上著名的故事的片段，而用近代的小說藝術加以描寫和演述，使牠成爲一篇近體小說；這是本書寫作上的總目標。關於這一類作品，國內雖然也有人嘗試，然而極少；實在，太難了一些！本書作者對於小說的藝術上，素極勇敢，這本冊子裏包含的作品，雖只七篇，而作者在藝術上的收穫，已頗足「很欣慰地」微笑一下了。牠是小說的園地中的一枝新茁的向所不容易見的鮮花，朋友們，大家來欣賞一下吧！篇名如下：良人，却要，梁下，絳雪丹，入天台，白鵝，二

劃手。

## 湖上

陳鶴麓著 一冊定價三角

本書所包含的，共七篇，是作者的散文集。牠的滋味，是甜而帶酸，更有一些苦的成分。——不但有熱烈得發燒似的情感流露着，字句的鍛鍊，也是極嚴密而更幽麗，很足醉人！其中如：湖上，疆釁，悼今雲三篇，寫作上更見力量，確是不易多得的佳作，放過了不看，就不能算是文藝的愛好者了。其餘四篇爲：Moon Palace，舟中，浪漫的一夕，裘老爹的悲觀。

## 幻跡

王天恨著 一冊定價三角

本書，是把日記體裁敘述的一件有系統的事情。因爲是日記體，而作者在描寫上，更很有功夫，因此，就加倍的覺得真切了。事情的大要：那位書中主人翁，起初很窮，忽然遇到了一個奇女子，於是不但不窮，而且做官；其後女子被殺，就又因故逃到了上海。曲折離奇，寫得更極爲動人。



上海图书馆藏书



A541 212 0024 3609B

